

迷

朱

質

疑

述朱質疑十六卷

當塗夏跋甫先生平生講學服膺紫陽司諭吾邑以紫陽之學易士所譏述朱質疑十六卷皆躬行心得之言有基請付剞劂以廣其傳俾人人尋讀是書爲快至於書之精微博大足以干城正學沾溉後人海內有識者自知寶貴無待有基之揚推也咸豐辛亥皋月紫陽二十一世嫡裔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婺源朱有基謹識

目錄

卷之一

朱子少時學術攷

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攷

朱子荅江元適薛士龍書攷

坳攷荅許順之程欽國何叔京陳正己書

讀朱子荅汪尙書第二書

讀朱子荅汪尙書第三書

讀朱子荅汪尙書第七書

劉白水勉之論

朱子出入二氏論上

朱子出入二氏論下

卷之二

朱子見李延平先生目後學術攷

坵錄論延平諸說

書趙師夏延平荅問跋後

書孖齋記後

坵荅許順之書

卷之三

朱子往問張南軒在癸未攷

增攷與呂東萊相見

朱子中和舊說約在乙卯丙戌之間攷

增延平荅問二條

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增張南軒艮齋銘

增攷荅羅參議張敬夫書

朱子荅何叔京書攷

卷之四

朱子己丑己後辯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增張南軒癸巳巳後改從朱子先涵養攷

汪聖錫先有見與張南軒先察識動靜不同說

朱子巳丑巳後更定中和舊說攷

讀朱子荅林擇之書

卷之五

朱子巳丑巳後專發明程子敬字攷

增荅何叔京論敬書二首

增延平先生論敬書一首

敬賈小學大學說

敬貫誠仁說

周子主靜卽主敬說

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說

朱子曰靜爲本說上

朱子曰靜爲本說下

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論

與胡瑒卿茂才論學菑通辨及三魚堂集荅秦定交書

與胡瑒卿論白田草堂禱著書

與朱福堂博士論季諧書

卷之六

恭跋

淵鑑齋朱子全書

跋小學

跋大學章句

跋論語孟子集註

跋論孟精義

跋周易本義

書周易本義九圖後



書黃氏日鈔讀易後

跋詩集傳

跋詩序辨說

卷之七

跋儀禮經傳通解

跋近思錄

跋延平荅問

跋伊洛淵源錄

跋家禮

跋八朝名臣言行錄

跋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八

陸文安公張宣公論

陸文達公學術與文安公不同攷

陸文安公踐履篤實論

陸文安公推服朱子政績說

朱子深戒及門不得無禮於金谿說

卷之九

呂成公論

張宣公呂成公皆朱子之直友說

浙學攷

朱子借陸學以鍼砭學說

卷之十

與某論朱子傳注書

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朱子自道所學恒欲然不足說

朱子因人論學言各有當說

與友人論籌筮約旨書

與王薇香論論語後案書

與友人論論語論仁論書

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

錄蒿庵閒話三則示諸生

增錄蒿庵論太極圖一則

卷之十一

記朱子紹興己卯辭免召命

書紹興壬午封事隆興癸未垂拱殿奏劄後

書純熙庚子封事後

記純熙辛丑八月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書純熙辛丑延和殿奏劄後

書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後

記純熙丁未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書純熙戊申延和殿奏劄後

書戊申延和殿奏劄三後

書戊申十一月封事後

書己酉擬上封事後

書甲寅論過宮疏後

卷之十二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後

書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後

讀乞討論密服劄子及書奏稿後

書祧廟議狀奏劄後

書乞脩三種劄子後

書經筵大學講義後

書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後

書乞進德劄子後

朱子難進易退譜

卷之十三

記朱子外任政績上

美風化之政 三條

篤庠序之政 七條

惠閭閻之政 十二條

卷之十四

記朱子外任政績下

馭官吏之政 六條

經筵之政 六條

救荒之政 十四條

卷之十五

陳正獻公三薦朱子攷

記汪文定公奏狀

記林黃中唐說齋二事

記葉正則論林臬封事

記慶元三年僞學逆黨籍



書宋史倪思傳後

胡紘不當在弟子之列說

卷之十六

朱子廬墓寒泉攷

記朱子屢請祠祿

跋朱程荅問

慶元二年丙辰九月朱子無主講新安郡城攷

韋齋墓未嘗再遷攷

跋茶院朱氏世譜序

跋虞集復田記

朱獻靖公不歸婺源私說

新安理學自朱子再至婺源始有傳人說

擬朱子荅王雙溪炎論諒闇開講書

附王雙溪與朱子書

祝和甫易贊辯不可信說

附辨行狀年譜

附攷改大學誠意章

所幼讀朱子之書長好朱子之學老官朱子之鄉高山印

止欲從末由每展玩朱子之遺編不禁赧然汗下也多士  
習聞鄉先賢之教所又自謂有一日之長友朋聚集必以  
誦濼朱子相勗勉竊以爲朱子之學自明中葉以至於今  
儒生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論高明之士旣震於其言而匍  
匍歸之其守講章以習舉業者名爲遵朱問以朱子平生  
學術之晝晚著述之異同師友之淵原出處之節目茫然  
如坐雲霧之中而居常所誦章句集注諸書不過獵取詞  
句以供場屋之用究之書自書而我自我則朱子之學幾  
何而不晦也數載以來講習討論凡關涉朱子之學術著

述師友出處者隨筆疏記積久成帙共得如千篇釐爲十有六卷以未設自信名之曰述朱質疑善乎朱子之道又豈徒講說而遂已哉多士幸生紫陽之闕里須識得魯鄒濂洛而後惟朱子爲吾道正宗舍朱子而外更無他途捷徑可以至於聖人之域識堅志卓確乎不移然後牢固着足下艱苦功夫居敬以涵養本原讀書以明察倫物返躬以體驗離合先博後約自麤及精內聖外王之學具足於已由是真儒名世二而一之此所之有志未能而願與諸生共勉者耳若徒騰口說以資辯論優泰然自埒於朱子

之徒是又朱子陟降之靈所當麾而出諸門外者也則是  
編也姑以爲老馬之識途而已矣尙冀海內之高賢碩惠  
真能爲朱子之學者繩誤糾謬以匿所不逮焉道光庚戌  
冬月當塗破甫氏夏旸謹撰於婺源學舍

述朱質疑提綱

一卷至五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見於年譜文集語類諸書俱確有憑據一一爬梳明析庶幾朱子之學不爲疑侶揣擬之說所惑云

六卷七卷述朱子平生著作成書之歲月各本之異同採取之姓氏意趣之指歸有所尋卽識之不求備也

八卷九卷述朱子同時諸老江蜀之德性湖南之察識金華之文獻永康之從衡永嘉之經制有經朱子切磋共肩斯道者有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亦有心折朱子而終不能

服從者講論所及盡見榷槩焉

十卷述朱子以後穎異之士挾好勝之心每多異說前明諸儒經有識者之辯別已有定論惟近世又生穿穴間與友朋討論所及不忍遺棄求質通材非競辯也

十一卷十二卷述朱子大朝大節其封事奏劄所陳總以正學術格君心爲之本其餘或詆近習或觸大臣或糾闕政忠義所激無所回護至於爲民請命之章反覆黷陳必得其職而後已唐陸宣公之奏議宋范文正公之政府奏議不能及也管窺所到聊見一斑末附難進易退譜一篇以

爲委費事君者法

十三卷十四卷述朱子外任九載自主簿以至安撫使政績  
昭著實惠及民條舉件繫以爲有教養之責者法

十五卷十六卷述朱子襟事



述朱質疑卷之一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朱子少時學術考

朱子畢生著述，明道立教，功首四書，次及羣經，以至周程張邵之微旨，諸子百家之異趣，歷代治亂之大原，罔不蒼萃疏通，折衷至當。後世雖極聰明之士，鑽仰研說，未能越其範圍。黠者偶軼出之，便陷歧轍。自秦漢以來，儒生不朽之業，未有盛於斯者也。而要其功實，自廿角始，觀年譜語類所載，朱子少時立志之堅，讀書之苦，挈經之細，味道之深，蓋有老師宿

儒白首而未造其域者，然後知聖賢之詣，非盡得之生知也。孔子曰：好古敏求。顏子曰：博文約禮。孟子曰：博學詳說。子思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自古聖賢，無不由讀書窮理以造斯道之極者也。雖朱子後來教人以居敬爲致知之本，謂必居敬而其知始精，非謂兀然居敬而遂可以不學而知也。推之少時，亦嘗留心二氏，然藉以深窺其宗旨，而並非溺志於虛無。清瀾陳氏建學，鄙通辨，竟謂朱子早年之功，捐書絕學，何其誣與！茲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季譜八歲就傅，授以孝經，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

包揚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

析按朱子知行竝進之功卽基於此。

郭友仁錄某自廿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佻論孟者竟無之。

李方子錄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積寸累而得之。

楊道夫錄某自十六七歲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

葉賀孫錄從十六七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

又錄某且勸諸公屏去外務，遺功夫，專一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歲已做這功夫。

錢木之錄某舊時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維艱哉，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全書引語類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見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硃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硃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句中自然灑落。

輔廣錄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陳文蔚錄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

被人橫截直截，其只是不管，一面自讀。

王過錄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

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凡朱子自謂舊年舊時向年向時昔

年等皆指二十前後言之細玩語類中前後文字可見。

楊道夫錄讀書須純一，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澹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林學蒙錄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取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

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得者是如何。所以失者是如何。

廖德明錄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所按自古聖賢之學。皆以格物致知爲入道之門。而格致之首務。莫大於讀書。居敬者。所以爲讀書之地。非講誦之外。別有一兀然端坐之功。力行者。所以旣讀書之實。必研說之深。而後無冥然肆行之慮。推之入官行政。致君澤民。事業掀乎。

天地功烈遍乎垓埏無不由讀書以善其設施而後一切枉尺直尋之說計功謀利之私不參焉師心頓悟之士以讀書爲支離其究也凭意見逞意氣而不勝生心害政之弊訓詁考據之習以讀書供記問其究也書自書我自我而無與於成已成物之功觀朱子自幼至長自始學以至登科入仕刻苦嚴厲壹志於經而又虛心涵泳以味之切已體察以踐之七十一年入聖之優實基於此後世學朱子之學者可不迷於從事矣

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攷



朱子幼孤。以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劉公之門。三先生之學皆不純。而屏山籍溪爲甚。朱子旣與屏山比鄰而居。又事籍溪最久。聰明絕世之資。網羅百家之學。一旦得聞所爲虛靈元妙之說。遂不直入其闔。不止迫銓。選得簿以後。始見延平。復年餘而後返。總而計之。蓋十一年矣。朱子荅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蓋謂此也。其實此十餘年之中。沈思經訓。潛心理學。未嘗一日不精研吾道。特其齊頭竝進。二氏亦在所不遺耳。茲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輔廣錄某年十五六時。在病翁所會一僧。

屏山晚號病翁

與之語。其僧

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已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紉密。由人粗說。試官爲其說動。遂得舉。時年十九

包揚錄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

荅汪尙書書云。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荅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

荅孫敬甫書云。少時喜讀禪學文字。

王申

朱子二十三歲

讀道書詩云。巖居秉貞操。所慕在元虛。清夜眠齋

宇。終朝觀道書。忘形氣自沖。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迹拘。至樂在襟衷。山川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六首錄一首

又齋居誦經詩云。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覽釋塵累事。超然與道俱。門揜竹林幽。禽鳥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癸酉二十歲春誦經詩云。坐厭塵累積。脫躡味幽元。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頽仰。歲月如犇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

所按讀道書誦經。皆借異學以自遣。亦出入釋老之事。自癸酉春後。無是作。

鄭可學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埵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亾。籍溪在某。自見於

道未有所尋。乃見延平。

年譜癸酉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輔廣錄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云不是。

包揚錄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聞其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何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

荅江元適書云。其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

餘年。

所按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此朱子答江元適書。乃其鐵凭。輔漢卿所錄。十五六歲在病翁所會。一僧云云。則出入釋老。自十五歲始矣。二十四歲始見延平。又年歲間始覺其非。則二十四五矣。所謂十餘年者是也。朱子見延平。實在二十四歲。而自云二十四五者。非真記憶之不清也。實以此兩年間。乃師弟授受之大崩原。學問轉關之大節目。幸譜只據二十四計之。故云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季。朱子自敘。必兼二十四五言之。故云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季也。後人紛紛揣度之議。

皆可以置之不論矣。

朱子荅江旣適薛士龍書攷

荅江元適書云。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返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所按大全集載荅江元適書三首。此第一首也。書中云。日者誤蒙收召。造朝之際。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是癸未

入對垂拱殿後書也。

王白田以爲甲申非

是年十月十五日延平先生

卒。此書當在其前。朱子自癸卯至壬午十年之間四謁延平。故曰近歲以來獲親有道也。

又按朱子早歲畱心釋老。不過十餘年之久。此書取爲可據。

朱子自敘幼學恒從十三四歲數起。

論語要義序某年十三四歲時受其說於先君

李方子錄某年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

敘畱心釋老則自十五歲數起。

輔廣錄某年十五六時亦當畱心於此

自十五至二十四始見延平先生。剛足

十年。又包揚錄云佛學亦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聞其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何如。後年歲間始覺。



其非。故朱子見延平，實在二十四歲。而朱子自言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必多敘一年者，以明見延平後，又年歲間，始盡覺其非。非朱子自忘其見延平之歲，記憶不清如此也。

又輔廣錄始見李先生，與他說，先生只說不是。

延平之學雖有小偏然儒

釋之辨最明。延平初以書求道於羅仲素，羅示詩五首，第一首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從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肖思。其師門傳授之正如此。某初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

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

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按此段敘次宛轉。接續分明。云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疑延平未讀釋氏之書也。云只教看聖賢不語者。不告以釋學而告以聖經也。云遂將那禪來倚閣起者。當下便受延平之教也。云意中道禪亦自在。具將聖賢書來讀者。雖猶有禪之見在。且專意於聖賢之書。以奉延平之訓也。云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聖賢之書。漸覺有味。釋氏之說。破綻百出者。爲時未久。年歲間已覺其非也。乃王氏懋竝以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爲癸卯初見之事。將禪權

倚閣起爲戊寅再見之事。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爲庚辰受學之事。一時之言。分作八年以當之。果何凭何據乎。

荅薛士龍書云。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還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希其竊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斡按此書陳清瀾列之庚寅。王白田列之壬辰。書中云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強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敝。誠不敢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辜。是己丑丁母憂以後書也。薛季宣卒於七年辛卯。九月戊申。呂東萊集薛常州墓銘可攷。則壬辰不得有書。似通辨庚寅爲有據。然卽以爲壬辰之書。自癸酉至壬辰。亦廬二十年。無二十餘年。况白田氏堅執庚辰爲受業之始。又祇十三年。平言受業則曰庚辰。言受教則曰癸酉。亦進退之失據矣。

又按此書與荅江元適書相表裏。篇中先生君子句。生字係衍文。二十餘年句。二字亦衍文。何以明之。朱子從延平受業。自癸卯至壬午。十年之久。不得謂之餘教。惟十四歲失怙。論語要義敘云。十三四歲時。受其說於先君子。可以謂之餘教。荅江元適書。明云。先君子之餘誨。乃其缺凭。若荅汪尙書書。則云。先生君子之教。荅龔參政書。亦云。側聞先生君子之教。不着餘字矣。觀此一字。則生之爲衍文。何疑。朱子自見延平。後教以看聖賢言語。有何空妙。卽涵養體驗。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免小有所偏。亦與釋老空妙之域。判若天淵。況自

癸酉至庚寅。僅十八年。無二十餘年乎。荅江元適書明云。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二字之爲衍文。又何疑。明乎此書之與荅江書相表裏。而羣疑盡釋矣。

又按求之不得其術。卽荅江書之未得其處也。比乃困而自悔。卽輔廣錄之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也。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者。隱括見延平以後言之。卽荅江書之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也。未有得未自信兩句。皆指未達喜怒哀樂未發之旨言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

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指南軒東萊擇之廣仲諸君言之。正朱子此時相與切磋之友也。

又按朱子於異學之士多本身示教。殷殷引誘。不憚爲謙。已誨人之語。非獨施之於汪尙書之齒惠俱尊也。江元適名泳。

衢州人。齒亦取尊。

朱子書首自稱孤陋晚生未嘗得親几杖

遺朱子書并文三編。

中有髣髴強名段狀之語。朱子以爲近乎老莊溟滓鴻濛之說。又有老兮釋兮付之大鈞範質之初等語。朱子以爲隱奧未喻。則學之不純可見矣。俱見本書薛士龍字季宜永嘉人年十七卽從袁溉遊。溉受學於蜀鬻香薛安蹤迹甚秘。溉諱其學。

絕不爲人道。獨於士龍傾倒無所靳。呂東萊薛常州墓誌銘言之甚詳。然則朱子之於二公。傾吐平生之學。一無所諱者。用意至爲深遠。亦考古者所當知也。

附考荅許順之程欽國何叔京陳正己書

荅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豪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翫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竒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



矣。蓋爲從前相聚時，某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所按書首云：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則順之戊寅歸同安以後書也。王白田列之庚寅可從。

又書云：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信，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按此書之年無上下文可攷，大約與前書先後相去不遠耳。

所按順之名升同安人，朱子爲主簿時從遊，溺於釋學，朱子婁致規諫不從。順之戊子與祝康國書，猶有謗釋氏之語。不得已引咎自責，以爲

文夕集卷之八十一  
三  
誨導之不善，委婉之詞，嚴於譴責矣。兩書所云前日舊來者，皆指出入十餘年之內，二十四五歲時言之。與荅江書亦足相印證。

又按順之不惟怡悅釋理，而且陷穽佛迹，始不食葷，亦不娶妻，直至乾道八九年間始食肉有室。俱見大全集其逃釋入儒之功，未必非朱子殷殷引誘之力也。

又荅書云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契。幸秋間老人羸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稍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其書在石丈書

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原頭活水來。舉以似石丈何如。

析按此書所指與前二書不同。此書係丙戌。

以伯崇過此及書未湖南之行

勤止者多知之

在未往潭州前。朱子自悟未發已發渾然一致。以爲

能得向日西林未契之旨。而范伯崇極口贊歎。以爲抽關啟鍵時也。書中云比之舊日明快。有下工夫處。卽指中和舊說而言。日前一盲引衆盲卽荅何叔京書所謂未及卒業。而山頽梁壞。俛俛然如瞽之無目耳。半畝方塘一鑑開。乃悟中和舊說之詩。下更有一絕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

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丙戌與張敬夫書云。  
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  
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與第二首意尤召合。

若程欽國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槩此事以涵  
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  
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

所按程欽國卽程允夫。洵朱子之內弟。書首云某頓首。一別  
數年。懷想無已。大全集無朱程答問有。朱子庚午至婺源。瘞墓與欽國

見。至癸酉見延平。凡四年。則此書必在癸酉以後也。王白田以爲在

庚辰後不知何證。若庚辰則別十一二年矣。不得云數年。向來泛濫出入。指二十四五歲前言之。與江書亦足相印證。

荅何叔京書云。某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術。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齋梁壞之歎。俛俛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斲按此書。王白田列之甲申。細核之。乃丙戌五月十八日也。五月十八日。見書首。末云。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下又一書云。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則本年之事。中間有天性人心未發。

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之語。與丙戌荅張敬夫書同。又書未云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成都謂汪尙書也。

續集荅羅參議

書汪丈寄橫渠三書來。

甲申汪尙書尙在閩。至丙戌始帥蜀。則爲丙戌

無疑。

又按此書與荅江薛書語句多同。而旨趣大異。江薛皆溺異學。朱子欲救其失。先以身曾經歷爲引導。叔京名鎬。邵武人。父名兌。與韋齋爲同年進士。受中庸程氏之說於馬公仲。叔京世其學。淵源甚正。不染異學。故朱子自敘。但云不得其術而已。晚親有道以下言。雖受學延平。而中和之旨。仍未達也。

此朱子初次與叔京通書。至下書則敘及中和舊說。蓋交至是漸深矣。

荅陳正己書云。某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畚內無虛宋之誘。外無功利之貪。至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按書末云。近來浙中議論蠢起。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何如。則王白田以此書在甲辰後。可從。

浙按朱子之學。大定於己丑之春。此書在甲辰以後。去荅江元適書二十餘年。薛士龍書十五六年矣。中間非不用力。而

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自甲子至戊子二十五年。包括在內。反覆舊聞而有得。專指己丑之春言之。末以明道之言作收者。見己之學。雖出於延平。而延平言敬字不分明。終是自已體貼而得之。非延平所能盡也。內無虛宗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專爲正己言之。正己始學於陸子靜。頗雜禪宗。後遊呂東萊之門。慕用才術。見陸子靜與陳止齋書 馱道德而喜功名。見朱子答書 故朱子以是規之。

讀朱子答汪尚書第二書

某於釋氏之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



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敘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又曰某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耳

所按文集載荅汪尙書書十一首此雖第二首實第一首之

別紙也

前書專論經史諸子此專論釋氏故開首卽云別紙示及釋氏之說也

旁注云癸未六

月九日則朱子未入對之先自崇安寄至京師者也書中語

特謙抑疑過其實。攷朱子幼年之學。求之最切至者。無如學

庸語孟程蔡諸書。

見錢木之郭友仁諸錄。

至於禪道二氏。不過與文章

楚詞詩兵法。同在無所不好之中。

見楊方錄。

究不如理學諸書之

篤。在劉病翁所見一僧與之語。卽用其言以得舉。此偶爾之

事。朱子原不諱。然觀輔漢卿所錄。語氣抑揚。一則曰只相應

和說了。也不說是不是。再則曰見他說得也煞好。使用他意

思去胡說。豈師人尊道之謂乎。至於篇中所云不敢公言詆

之王白田。遂有詞未甚決。與壬辰癸巳見道益親。其詞益屬

不同之疑。不知汪尙書聖錫。與呂居仁。張子韶。皆從僧宗杲

遊又勸焦援登徑山見宗杲其於釋氏之學真所謂師其人

尊其道也聖錫長朱子十二歲不惟締交延平聖錫請延平至閩帥治講

學遂卒於閩兼與韋齋爲友朱子祭胡籍溪注尙書文皆稱先友又自稱曰表姪十八歲以

進士第一人及第朱子時甫六歲歷官中外已數十年氣節文章爲

一時之望朱子以後生晚學與之辨論勢不能不委婉曲折

以寓納約自牖之意必欲據迹以求之是刻舟而求劍也嗚

呼朱子初識金谿之時尙欲集短取長多方接引而況齒德

爵位俱尊之汪尙書哉

讀荅汪尙書第三書

大氏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  
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  
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畱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旣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  
返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  
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說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  
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懵  
也曷若致吾一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毋厭  
煩而略毋厭下而高毋厭淺而深毋厭拙而巧從容潛翫存久

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疇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所按此書旁注云甲申十月二十二日。篇首云某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或九月朱子送張魏公匱至豐城。汪尙書亦自福州送魏公匱。途中相值同行也。前書因聖錫以齒德兼尊之大老。迷於釋學。猝然荅書。不便徑直規諫。故貶抑謙沖。語多從容而不迫。此書又因聖錫謙虛好問。容受盡言。見書首數

行故抉摘近世儒者所以入釋之由癥痞痼結無所不露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然後知前書之詞未甚決者非所見未親之故明矣篇首又云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王白田反謂其不言釋氏何哉自曷若致吾一宗以下言入道階梯明豁詳細懇實精微豈馳心空妙所見未親者之所能道其隻字學者參互攷之可無惑於諸儒之論矣

讀荅汪尙書第七書

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則又似禪家之說其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久而

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翫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說。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宜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析按此書。不知何時所荅。篇首云。足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則庚寅以後書也。

續通鑑綱目。乾道六年。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書中又云。太極圖

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現此鈔錄未畢云云。據

季譜乾道八年西銘解義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成。則必在壬辰癸巳間無疑。聖錫交朱子以後十餘年來。反覆辨究。漸明儒釋之分。已逃釋而入於儒矣。其先有見處。乃造平易之論。仍未脫釋氏窠臼。故朱子箴之曰。則又似禪家之說。某不能無疑也。下極言釋氏之禍。比於橫流稽天者。乃爲汪氏盡抉藩籬。徹其豳蔽。故不嫌言之嚴厲如此。若謂朱子之見道。至是而益真。豈第三書之所言。猶有未真之見乎。

劉白水勉之論

朱子十四歲而孤。以韋齋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



劉公之門。三君子雖皆傳河南之學。然史稱屏山少喜佛氏說。歸而讀儒書。卽渙然有得。墓表載屏山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有契焉。籍溪爲文定公從父兄之子。少從文定學。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見鄭可學錄是兩公之學。皆雜於二氏明矣。白水之學。無可攷。惟墓表有二條。其一云。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又云。歸道南都。見劉忠定公。畱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

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按宋史，譙定傳：定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不知所終。樵夫牧僮，往往見之。世傳以爲仙，始學易於郭爨氏，從見乃謂之象一語悟入。後見程子於洛，盡棄其學而學焉。朱子與汪尙書書云：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至洛，則伊川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說。譙公學之不純如此，不識白水之盡得其學之本末者，果得其不純中之純者乎？抑并其不純者而盡得之乎？元城劉忠公學於司馬溫公，力行一誠字，自不妄語，始不

可謂非聖賢之學矣。然馬永卿所輯元城語錄頗雜禪理與蘇子瞻之學相出入。白水畱語數十日之久。并方外之學人所不及聞者而亦聞之。久而若有得焉者。果僅得溫公之所謂誠乎。抑并其所談禪理而兼得之乎。總之二先生之學皆不能裨益朱子。而朱子少年之出入二氏實自三先生之門始。後自知於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然則未見延平以前。早自覺其非矣。豈既見延平以後。而猶有所陷溺哉。

朱子出入二氏論上

朱子窮理之學。實得之於性生。其喜讀禪學文字。凡出入二氏

十餘年與讀聖賢書齊頭並進者。雖不免爲高明之累。然亦卽朱子格物致知之功也。格致之學。自身心性命。以至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一草一木之瑣納。皆所當格。而況釋老之學。溺之者以爲空靈元眇。迥出吾儒之上。闢之者以爲虛無宋滅。大異吾儒之教。苟不讀其書。不究其說。則所謂空靈元眇。與夫虛無宋滅者。又烏足以知之。朱子嘗說程子書無所不讀。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又曰金谿之學。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

是朱子所以能辨釋老之學。正以其曾讀釋老之書故也。使不讀其書。而徒深斥其學。近於道聽塗說。不惟無以服釋老之心。卽返之吾心。亦有大不安者。故曰。此卽朱子格致之功也。後世因此。遂謂朱子早年出入禪學。與金谿未會而同。豈所以論朱子哉。

朱子出入二氏論下

或者曰。朱子格致之功。不遺二氏之學。旣得聞其說矣。前此者亦有徵乎。荅之曰。子不讀伊川先生之譏明道行狀乎。先生自十五六歲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

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夫未知其要者。非不得其門也。謂斯道之要與。未能知至至之也。泛濫出入。乃格致之功。求其心之所安耳。其見濂溪以後。與見延平以後。亦大約相同。然則朱子之自謂後年歲間漸覺其非者。豈得謂之晚乎。且亦不獨程子爲然也。呂與叔讓張橫渠行狀云。年十八。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是橫渠窮理之學。亦不遺釋老之說如此。彼程張者。又何嘗有所陷溺哉。且又不獨程張爲然也。孔子不嘗云。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乎。夫日夜廢寢食以思，真不免馳心於空眇之域矣。聖人於異端之學，必身親其地，足履其庭，實知其無益之弊，以求其心之所安，其用意之微密，豈末學所能測。倘移陳氏陷溺高明之說，以疑聖人，其可乎。其不可乎。

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

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亦與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同意。蓋朱子曾有一日二日之間，捐書絕學，講求安心覓心之法。後因困橫而知其枉寸陰也。通辨遂謂禪學近似亂真，能陷溺高明。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不亦誣乎。

及門婺源汪正元校字